

七日談

澳門篇

西學東漸：潮水帶來的光與影

吳志良



▲北京大學內的塞萬提斯像。

一六〇一年冬，利瑪竇進獻的《坤輿萬國全圖》在紫禁城徐徐展開，萬曆皇帝的目光掠過那些陌生的經緯線，第一次看見被重新丈量的世界。

西學東漸的三重浪潮

首先，是器物之變：從「奇技淫巧」到「自強之本」進化（一八四〇至一八九五）。當鴉片戰爭的炮火震碎天朝迷夢，林則徐在虎門海澱銷毀鴉片時，已暗中差人翻譯《四洲志》；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吶喊，終於化作曾國藩「覓製器之器」的實踐。

《天演論》中「優勝劣敗」的達爾文主義，成為撬動制度變革的思想槓桿：從政治實驗看，康有為假託孔子改制，將《周禮》比附議會制；梁啟超遊歷夏威夷後驚呼：「三權分立竟暗合孟子『民為貴』之精義！」

明知其死，猶不忍棄」這種矛盾，在魯迅《狂人日記》裏化作「吃人」二字對中國倫理的審判。從主義之爭看，《共產黨宣言》首個中譯本（一九二〇年）從日文轉譯，「資產階級」被譯為「富紳階級」，直到陳望道參照英譯本才校準術語。

現代性的嫁接與變異

首先是科學精神的扎根與異化。當竺可楨在哈佛攻讀氣象學時，不會想到他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氣象所，將為中國現代農業播下理性之種。但科學主義也在中國蛻變為新的信仰：一九二三年「科玄論戰」中，丁文江宣稱「科學可以統一人生觀」，這種絕對化傾向，為後來「啟產萬斤」的荒誕埋下伏筆。

未完成的啟蒙：得與失的再審視

一是器物到制度的斷層。洋務派「中體西用」的割裂，導致北洋水師擁有定遠艦的鋼鐵外殼，卻未脫胎官僚體系的腐朽內核。

學，而「公事公辦」的普魯士精神難求。」這種制度移植的困境，在當代行政改革中依然清晰可辨。二是啟蒙話語的悖論。新文化運動砸碎孔家店，但陳獨秀一九一六年主持安徽都督府教育改革時，仍要求學校懸掛孔子像以「維繫世道人心」。

結語：潮退時分拾貝人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海岸回望，嚴復翻譯《天演論》時創造的「適者生存」一詞，已演變為商業社會的叢林法則；張之洞「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折衷，在全球化時代衍生出「中國特色」的創造性轉化。

《當代書家錄悅來堂論詞絕句五十六首》自序



自由談 林濤

以詩論藝，古已有之。杜子美戲為六絕，所謂聲名俱滅，江河不廢；元遺山論詩卅闕，故云曹劉坐嘯，溫李新聲。

品：發幽情思人，更思其神。每成一絕，輒擲之匣中。歲末檢點，成五十六首，特假當代書家師友，大筆如椽，各錄一幀，遂成此冊。癸巳吟哦，乙巳付梓。一十二載，雲煙往事；五十六闕，澎湃心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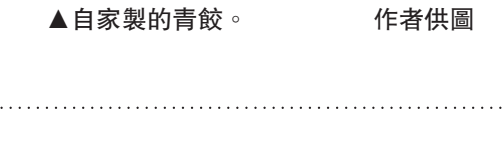


飲饌短歌 徐成

獨自在港的第一個清明節，我決定請幾天年假回家。父親去世一年多，周年日我均未回家祭拜，這個清明節絕不能再錯過。雖然母親和姐姐同我一起回到家鄉，但這個我熟悉的小城，現在卻變得如此陌生。

春之味(一)

「鴿」或「紙鴿」，放鴿是春日必行的活動。不過我老是沒法順利讓紙鴿飛起來，跑了一大圈，那紙鴿都像跟屁蟲一樣在屁股後面蹭地而行，偶有微風吹來，好不容易紙鴿飄起一點，又很快掉了下來。



▲自家製的青餃。

作者供圖

似乎紙鴿一上天，就獲得了一身的春天活力，再也不願回來到地上。小學時有個同學住得離我家很近，沿着一條叫做孝子坊的小巷直上，便到了她家。這小巷沿着鹿胎山的一側山路，因此分外陡峭，每每去她家我便覺得像是在登山郊遊。

馬來西亞書展見聞



黛西札記 李夢

聽聞一年一度的馬來西亞海外華文書市近年發展不錯，除本地出版社和文教機構設立展位之外，亦邀請內地、香港、台灣和海外華文及英文出版社共同參展。此從從未去過吉隆坡，今次趁書展舉辦來參展及觀摩，見識到馬華文學的蓬勃發展，以及當地人對於閱讀的熱情。

食和生活用品），更因為當地華文讀者仍保持着閱讀報刊和紙本書籍的習慣。對當地不少讀者甚至是一些年輕人而言，在網絡上觀看電子書刊，或許並不如手捧一本紙本書或刊物那樣暢快而有趣。紙本書相對平宜的定價，加之當地中小規模出版社愈來愈樂意為當地寫作者提供發表和展示的機會，種種都令馬來西亞書市近年呈現出日漸活躍的態勢。



英倫漫話 江恆

在大眾認知中，殖民主義常與炮艦和強權聯繫在一起，鮮為人知的是，地質學同樣可創造並延續殖民敘述的敘述。二〇一七年，英國學者凱瑟琳·尤索夫着手從事地質史的研究，她當時並沒有想到，七年後，她憑藉在檔案領域的發現，寫成一本有關地質學和殖民的著作《地質生命》。

另類殖民觀

地球和跨時間生命研究的理論，其中包括古生物學，殖民時期的地質學家常常拿化石與現存族群進行比較。這創造了一個垂直的時間視圖，古老的化石被發現在地下更深的地方，隨著時間的推移，脊椎動物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和複雜，這項發現也給人一種地層不斷進步的錯覺。在地質學殖民觀的論述下，地層成了被視為「滅絕物種」的黑人和原住民與作為「現代人」的白人之間的紐帶。

一個英國人」的皮爾當人。一九一二年業餘考古學家查爾斯·道森表示，他在英國發現了未知人類物種的頭骨遺骸，聲稱這是早期猿類與人類之間缺失的環節，但地質學家認為它的腦部尺寸「與現代澳洲人幾乎相當」，因此受到科學界廣泛質疑。直到一九五三年，該標本被發現是偽造的，原因是道森出於證明英國人優於其他種族的目。